



麦香萦绕

□廉彩红

这个时节，麦子已经成熟。大片大片的麦地泛着金色，闪耀着丰收的喜悦，麦芒熠熠生辉，一眼望去，直刺得人眯起双眼。每一个麦穗都很饱满，骄傲地展示着孕育的成果。

不久，麦子就到收割的时候了。小时候在家乡，收麦前有个重要的准备工作——整麦场。就是整理出一块平地，用于摊晒粮食。在我们村，一小队一个场地，面积依小队麦地划分，每年夏忙时才派上用场。整场是个费工活，要先犁后耙，捡去砖头、瓦块、碎石、树枝，再磨耙平整；然后到坑塘或河沟挑水泼场，务必浇透以防“两张皮”。第二天一早，等地面不沾脚时，撒上厚厚的麦糠，趁着太阳未出，将石碾套上牲口反复碾压，直到地面瓷实光滑、不见裂口，一个宽敞平坦的打麦场才算完工，只等着新麦入场。

真正的劳作艰辛，从割麦开始。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。夏日的阳光炽热且穿透力强，一个麦天过去，人人肤色比古铜色还深。麦芒更是“欺负人”，稍不注意划过皮肤，汗流上去便痒痒难忍；脚下的麦茬扎得生疼；麦灰、麦芒沾满全身，刺痒却不能抓挠；长时间弯腰割麦，腰疼、脖子酸、胳膊手腕无一不疼……可人们仍挥舞着镰刀，拼命劳作。

“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。阳光如火炙烤大地，挥汗如雨的人们俯首弯腰，刷刷的镰刀声，是交响曲，是日光曲，更是劳动的赞歌！这声音混合着汗珠的坠落声，融入虫鸣、鸟叫，还有草木的私语，甚至连阳光落地的声音都格外清晰。劳作间，人们的交谈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：“三，这边还有麦子没割完！”“小红，去地头歇会儿，喝点水！”“我不饿，还能干！”“老五，你家麦子快割完啦，真麻利！”尽管辛苦，人们的声调依然高扬，情绪始终饱满。这场夏季的硬仗，没有一个逃兵。

麦子收割后，便是打麦、晒麦，直至颗粒归仓。从整麦场到收获入仓，差不多要两个月，麦收工作才算圆满完成。交完公粮后，剩下的麦子便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。没有比农民更珍惜粮食的人了，我的姥姥就是其中之一。她舀面时小心翼翼，和面时谨慎万分，生怕浪费。作为家庭主妇，她总能用简单的面粉变出花样：油饼、火烧、糖糕、手擀面、卤面，还有炸麻花、油条、素丸子……只要能想到的，我们提出来的，再累她也要做。她说：“胳膊腿伺候嘴，咱种地打粮食不就为这张嘴。”姥爷最爱吃她做的面叶，每天放羊回来，一大海碗面叶是标配；而我，最馋姥姥的火烧。高中三年，每周去姥姥家，她总要打好火烧让我带去学校。到了城市后，我再没吃过那么地道的火烧。麦子、姥姥、火烧、故乡，它们早已缠绕交织，化作醇厚绵密的麦香，随着岁月增长愈发浓烈。

我对麦子的喜爱，藏在每一口面食里；对姥姥和故乡的怀念，也在面食的传承中延续。如今，每当和面，我总爱将面团凑近鼻尖轻嗅，掺了水的面粉变得沉静柔和，散发出清甜的香气。

麦子，历经阳光、雨水、镰刀，裹挟着人们的汗水与期盼，在石碾碾压、机器轰鸣中完成蜕变。这过程漫长而艰辛，却值得珍重感恩。或许我们每个人，也如同一粒麦子，在生活的磨砺中不断蜕变，终有一天，也会散发出属于自己的芬芳。



亲爱的陌生人

□杨应和

一直以来，我对陌生人都带有本能的戒备。不和陌生人说话，不与陌生人同行，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。在我心里，陌生人几乎等同于骗子、小偷或心怀不轨之人。然而，一次独自出行的经历，彻底颠覆了我的偏见。

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生活简单，除了工作，大多时间都窝在宿舍看书。我对这种“世外桃源”般的生活很是满意。直到单位派我去省城参会，我才第一次真正面对这个世界的庞大与复杂。

来时有单位专车接送，可会议结束后，我只能独自返程。从未坐过地铁和高铁的我，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，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我用手机导航找到地铁站，却在购票机前犯了难，我没带硬币。正手足无措时，一位同行的阿姨看出了我的窘迫，主动递来两枚硬币。

“第一次坐地铁吧？”她笑着问。

我尴尬点头，脸上发烫。

“没事，万事都有第一次。”她语气温和，像在安慰一个慌张的学生。

更让我难堪的是，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刷卡进站。塑料圆票在感应区反复触碰了好几次，闸机依然冷冰冰地横亘在前。阿姨没有不耐烦，而是耐心示范着。临别前，她怕我坐错方向，特意送我上车，叮嘱我注意车厢里的站点提示灯。直到车门关闭，她还站在站台上冲我挥手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陌生人的善意，原来可以如此温暖。

地铁的顺利通行给了我些许信心，但我知道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——高铁站才是真正的“战场”。自动售票机前，我对着屏幕发愣，完全不懂如何操作。身后排队的人群开始躁动，有人小声抱怨，有人叹气。我的额头渗出汗珠，手指在屏幕上胡乱点着，却越急越错。

这时，一位刚买完票的年轻女孩走过来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我像抓住救命稻草，连忙点头。她三两下帮我选好车次，教我如何扫码支付，甚至带我到对应的候车口。直到确认没问题，她才微笑着离开。

我原以为，在快节奏的城市里，没人会为陌生人驻足。然而，他们的出现让我明白，冷漠不过是表象，善意始终藏于细节之中。

爱往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回程时，我在车站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一手牵着小孩，一手吃力地推着大行李箱。他步履蹒跚，佝偻的脊背几乎弯成了一张沧桑的弓。

我犹豫了几秒：主动帮忙会不会被当成骗子？但随即想起帮助过我的陌生人，便快步上前：“大爷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
他先是警惕地看我一眼，或许是我眼里的真诚让他放下戒心，他点点头。我帮他拎行李，得知他孙子要去见父母，原本约好有人接站，却临时变卦。我替他叫了车，确认司机知道目的地后才离开。

大爷连连道谢：“没想到在异地还能遇到好心人。”

当然，并非所有陌生人都心怀善意。回程的公交上，我就遇到一个过分“热心”的乘客，非要帮我拿包，眼神闪烁，让我不得不提高警惕。这个世界的确有阴暗面，但若因少数恶意而拒绝所有可能的温暖，是否也是一种损失？

我们总说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，可若永远紧闭心门，又怎能遇见那些本可以成为朋友的人？况且，朋友、同事、爱人，哪一个不是从陌生人开始的？

回望这次旅程让我明白：陌生人就像暗夜中的萤火，看似微弱，却能汇聚成照亮人心的星河。那些善意的瞬间，不仅打破了我们筑起的高墙，更让我们懂得——唯有以善意回应世界，方能让这分温暖生生不息。这个世界，终归是温柔更多。

小园滴灌

□李建树

一阵阵旱风卷着热意掠过房檐，房后小园里那些曾在春日争艳的茉莉、黄荆、金银花、雀梅——此刻正以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焦渴：茉莉叶蜷成暗绿的汤匙，黄荆枝耷拉着脖颈，连一向坚韧的雀梅，皴裂的树皮都露出了苍白的肌理。

妻子不忍心：“再这样下去，怕是都要蔫死了。”说着便在园子里摆开了架势。她翻出买菜用过的塑料袋，装满水扎紧袋口，又在茉莉树下掘出浅坑，每棵树旁埋两个注水的袋子。当她捏着针刺破袋子，一线水珠如灵蛇入洞，悄然没入根系周围的土层，发出细微的“丝丝”声，像极了春夜潜入瓦当的细雨。这声响让我蓦地想起杜甫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诗句——此刻埋在土里的滴水塑料袋，可不就是植物的春雨吗？

盆栽的救星是矿泉水瓶。妻子用针锥在瓶底扎出一个小针眼儿，当透明的瓶子倾斜着靠在雀梅盆边时，水珠正以每秒一滴的频率坠落，在盆土表面洇开蛛网般的湿痕，仿若宋人在宣纸上点染的墨韵。她蹲在一旁调整角度，又自信嘀咕：“这比挑水泼洒省劲多了。”

翌日，金银花变化最大：曾蜷缩如枯索的藤蔓已攀着木架舒展开来，像是蘸了朝露的毛笔尖；最下边的枝蔓还挂着鹅黄色的花苞，半开未开的模样，像攥着蜜的小拳头，让人忍不住想凑近闻一闻难得的花香。

又过几日，园子已是另一番气象：茉莉抽出翡翠般的新叶，黄荆的枝丫间钻出柔嫩的新芽，雀梅的皴皮间竟冒出米粒大的绿点。最让人惊艳的还是金银花，金黄与银白的花朵缀满藤蔓，风过时送来缕缕甜香。

忽有邻家宋婶拄着拐棍来问：“你们用的啥法？俺家的月季都快旱成柴火棍儿了。”妻子一股脑道出塑料袋和矿泉水瓶的“妙法”。宋婶眯着眼听完，忽然用手杈轻叩地面：“这不就是老辈人说的‘细水长流’嘛！”

看着复苏的新绿，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：最好的抗旱之法，不在轰轰烈烈的灌溉，而在日复一日温柔以待。再次看见妻子摆弄滴灌的节奏，我却猛然看清了一桩心事：所谓园艺，何尝不是与时光的一场和解？当我们学会用滴灌般的耐心去回应草木的渴求，当我们懂得在干旱里创造属于自己的微雨天气，那些曾以为不可逾越的困境，终将在点滴的坚持里，绽放出意料之外的芬芳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